

有人懂這個遣滯嗎？遣滯是個什麼意思？爲什麼問你們各人知道不知道？這個聽經啊，研究佛學呀，不要盡聽這個法師講，這個法師有的時候啊，甚至於他不講；那麼他若不講，這個道理你們就都不懂啊！這要啊，自己研究！自己已經懂了，再聽一聽啊，這個法師講的這個意思，和自己這個意思是不是相合？那麼這相合呢，就自己已經啊，明白這個經，這個法了。

不是一定要聽過講之後才明白，那很多經啊，不用聽講，都明白。那麼你盡等著人家一口一口的來餵，餵飯吃，那就是小孩子才等著人來餵奶呀，餵飯吃；啊，長大了，就應該呀，自己知道吃飯，那麼自己就可以研究了；不要等著，或者法師沒有講的，那麼我就知道了？沒有講的我也知道，講的我也知道了，這樣子才是一個研究佛法的人。

現在主要啊，就是他說遣滯這句話，這就接著上邊這個意思；上邊這個楞伽，楞伽經，楞伽經本來是一部啊，禪宗的經，就是在那個楞伽山那說的。這個山呢，是人到不了的；佛呀，和弟子，到那地方說這部經。

那麼在這個經上說了，說「一切法不生」：一切法呀，無所生；它若有生，就有滅。因爲法不生，也就可以說一切法沒有，沒有了。「不應立是宗」：法都沒有了那麼你又立一個什麼宗呢？啊，這才是多事！根本就沒有宗，你立它幹什麼？連法都沒有！你立的一個什麼宗？那麼這楞伽經上這麼說的。

那麼這個人呢，就提出這個問題來，說，就說你立這麼多宗，法都不生，不生即是沒有！「諸法寂滅相，不可以言宣」，說不出來的，那麼又立的是一個什麼宗呢？那麼這個因爲恐怕有這樣人來問難呢，這個前邊所說這個道理都是怕人問難，都是怕人來故意來找麻煩，啊，沒有這麼個道理就講出這麼道理。這也是啊，怕人提出這個楞伽經啊，這一句經文，他說，一切法不生，不應立是宗啊？不應該立這個宗啊！這個「者」：這個者字啊，就說的這個意思。

「斯言遣滯」：說，爲什麼楞伽經上這麼樣說啊？這你要明白，這句話是叫人呢，破人的執著的，叫人沒有執著，沒有啊，執著這個「宗」啊，或者執著這個「說」。宗，就是參禪這叫宗。那麼這個宗呢，這個宗是，在這，這是個宗旨，不是啊，宗門，不是禪宗。那麼「說」，說呢，就是講經說法。

這「宗通說不通，如日被雲矇」，說你宗，明白了；你說，不明白，你不會講，你單單的會參禪，啊，參的你明白道理了，但是你不會講，這叫說不通，啊，說你不明白。如日被雲矇，就好像那個太陽啊，被這個雲給遮上了似的。

「宗通說亦通」，啊，你呀，參禪也有功夫了，你這個講經說法也會講了，這叫宗通說亦通。「如日處虛空」，就好像那個太陽光啊，在空中啊，萬里無雲那個樣子，啊，萬里晴空啊，那麼這個宗通說亦通。

那麼你若是立這個宗，你就執著這個宗上了，所以呀，楞伽經才說，叫人不立這個宗。其實不是不立，就是啊，叫人破這個執著。這個滯呢，滯，就是壅塞不通的，就是令人這個心呢，這種愚癡的執著心呢，要破了它。

「若無宗之宗」：那麼假設你若立出無宗之宗，啊，無宗之宗就是無所執著，有而，有若無，這無宗之宗。「則宗說兼暢啊」：你這樣子啊，就是宗也通，說亦通了，你沒有所執著，就是你明白這個佛法了。